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綱目續麟卷十二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綱目續麟卷十二

宜春張自勲撰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　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

分註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

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楚棄疾立公子比春秋書比弑其君及棄疾殺比止以兩下相殺為文見魯昭公十三年融廢寶卷是亦公子比也而衍廢融為巴陵復正其為主而書弑下書梁王衍弑巴陵王于姑孰何哉涪陵寶卷廢為涪陵王不君融廢之宜也衍本欲自取乃委賊于人茍不正其名而誅之則是奸賊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被其惡而不可辭特書齊

主所以著衍之罪也而竇融之愚而受惡蕭衍之詐而彌彰皆可以鑒矣

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

分註梁徵謝朏何胤為光禄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書法書不至何嘉節守也梁室革命萬物維新而獨能守節不屈與常書徵士不至者又異矣

衍亦篡賊耳何新之有胤點不至宜也書法謂與常書徵士者異非是按常徵不至者可以至而不至者也胤點不至不可以至而不至者也其不至雖同而

所以不至則異又況未幾朏已為梁司徒明年梁以謝朏為司徒分註云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節守安在哉

癸未梁天監二年魏景明四年春正月梁以沈約范雲為左右僕射尚書令王亮廢為庶人

書法廢辭有二廢其為庶人者無罪之辭也其廢為庶人者有罪之辭也亮則㠯為罪之亮在前朝依違取容署牋獻首則身為之倡既乃奉璽綬詣梁宫是則罪之大者也

依違取容署牋奉璽此綱目罪亮之意至梁之廢亮則以不赴元會設餞别省御史奏亮不敬詔削爵為

庶人詳梁書本傳今據綱目之意而為廢亮之案非其實矣此條無分註故書法不得其說凡例云凡廢黜無以考其罪之實者曰其人廢又曰罪疑則姓名在上亮雖託疾是亦無以考其實耳故以疑罪例書如書法所云則當加有罪字凡例罪狀著者名下加有罪字何以略之若此哉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

考異提要無僕射二字

當直書梁范雲死去僕射卒三字○按梁之范雲沈

約猶齊之褚淵王儉也義當書死官卒何爲哉○

初蕭衍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乘其運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明旦約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諸將不爲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夫君臣之義不可泯也既已臣之復以本朝輸人不可不誅

冬十月魏散騎常侍趙修有罪伏誅

分註 修恃寵驕恣為衆所嫉高肇從而構之甄琛王顯等素諂附修懼連及助肇攻之魏主命尚書元紹檢訊免死鞭一百徙燉煌為兵琛顯監罰欲令必死密加鞭至三百即召驛馬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魏主聞之責紹不重聞紹曰修之佞倖為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受萬世之謗魏主以其言正不罪也

據分註當書趙修有罪徙燉煌未至而死綱目書官書伏誅誤○按修雖有罪因而構之者高肇也見分註有罪宜誅何所事構既出于構則鍛鍊周内保無過情者乎乃令修獨蒙惡聲也且君免其死而監刑者

必不令生又曰因釁除之豈可稱天討而書伏誅邪今惟書徙燉煌以正趙修之罪書未至而死又以見諸臣之挾私肆虐非君命而妄行誅殺也觀魏主責紹不重聞可見

甲申梁天監三年魏正始元年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分註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之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

北海王三字宜删○按凡例云官爵已見者不復書

辛巳既書以北海王詳為司徒則此但稱司徒詳足

矣奚必更書爵邪即無罪猶當略之况有罪乎○春

秋之義大夫雖有罪殺之不以其罪猶不以其罪罪

之詳貪冒驕奢不為無罪然其死也徒以高肇之譖

可謂以其罪罪之者乎綱目直書有罪亦非春秋之

義

丙戌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魏驃騎大將軍馮翊公源懷卒

分註懷性寬簡嘗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卒謚曰忠

懷此論待人則可自待則非古聖賢克己慎獨直使無一毫不盡豈特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而已哉温公以屋喻為治源懷以屋喻為人皆非也按懷所云即子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意然先儒每謂其不能無弊固知未可為定論也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秋八月魏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寅以罪除名

當直書魏元英蕭寶寅以罪除名去中山王齊王五字○按下書以罪上不當書官罷免例官已見者不復見據後書崔仁師以罪除名不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則此年書中山王齊王亦自矛盾

戊子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梁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

分註謚曰壯

景宗不可謂賢按本傳景宗為人自恃好勝妓妾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嗜酒好樂臘月于宅中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先是都督郢司二

州多鬻貨聚斂于城南起宅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甚厭之綱目卒之如賢臣例凡例宰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謚又曰凡賢臣特書依賢相例非是當去竟陵公及分註謚曰壯三字

庚寅梁天監九年魏永平三年三月魏主之子詡生

考異主之二字義據提要書魏主之子恂生綱目定本削去

書法子生不書必關于國家之故而後書此其書何志胡后亂魏之始也然則宋子劭生魏子恂生不書主此則曷為以魏主之子書詡竟弒者也胡氏之毒之也未必不曰此我子也我殺之何傷綱目則曰此魏主之子也魏之所以託承宗廟守社稷者也故于其生也書曰魏主之子所以正

他日胡氏之為弒而非自殺己子之謂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子生五書主之子者一而已

當從考異刪主之二字○按肅宗在位十四年乃一國之君非獨魏主之子也綱目于胡后殺詡戊申特書弒其子以母殺子而書弒可見親不敢尊淵儉雲約顧可以無統恕之乎未嘗謂殺其子也是時君臣之分重父子之義輕即非魏主之子后罪亦不可逭安在變文起義然後見其罪哉史法據事直書而褒貶寓是時肅宗始生安知其後之必弒而先于此立義邪書法傳會綱目不可從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卒

當直書魏元英卒去中山王三字○按英前書以罪除名丁亥分註有司奏英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民則衆人耳復書中山王與例不合凡例衆人無官則爵無爵則姓名而已故當刪去

乙未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當去司徒二字○按肇前書弒后及子正始四年書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則國賊也此云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見分註非復司徒矣且前已書司徒高肇督

軍侵梁上年十二月　此復書官尤非已見不書之例故當

刪去

魏以清河王懌為太尉廣陵王懷為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于忠為尚書令元乂為散騎常侍乂妻胡氏為女侍中

書法　漢書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矣胡氏亦太后妹也書乂妻何並命也譏其重者而已矣

書女侍中始此終綱目書女侍中三

列敘胡氏于諸王大臣之下明舉朝皆婦人耳所謂

巾幗之辱也書法僅以為並命非是

魏太后攝行祭事

分註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崔光可謂逢君之惡矣敗典禮以悅婦人罪可勝誅邪按宋哲宗欲立劉賢妃鄒浩乞追停册使帝引真宗立劉德妃以為祖宗故事浩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之取獨效其疵耶鄒浩可謂畜君矣愚于賢不肖相去何如

崔光亦云

大寒淮泗皆冰

考異提要大上有梁字按前書大旱大水皆冠以國當從提要

分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書法秦書四月大寒矣記異也此十二月爾大寒恒也則其書何于是築堰士卒死者十有七八則其為害也大矣故特書之不書梁天下之辭也終綱目書大寒二而已

當從提要補梁字○據分註是年大寒為築堰死者書也則其為梁明矣

四月梁淮堰潰復築之

書法以不梁為天

下之辭目載浮堰死者而綱書大寒此春秋重民恤災之義也使果為天下記異安得專以梁事為據雖不録分註可也豈天下皆築堰邪天下不皆築堰安知死者盡什七八而為天下書邪使當夏而寒猶可曰為天下記異十二月恒事耳不繫之梁亦何足為異而特書之哉書淮泗皆冰譏不恤民也若曰大寒如此尚可以事水功乎使非築堰死者未必什七八故當書梁以别之必謂綱目非漏則庚子江淮海溢不書梁亦將曰為天下記異邪

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春二月魏攻硤石克之

考異提要攻下有梁字

分註肅宗二字宜删○按硤石本魏地上年九月大書梁攻魏西硤石據之爲梁所據距此僅數月耳魏復攻而克之是梁不得而有也故不書梁提要不可從

壬寅梁普通三年魏正光三年五月朔日食既

書法食既大變也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渡江之禍始此矣綱目書食既十有二未有無其應者也

食既非獨十二特綱目所書僅此耳按癸巳甲午連歲食既並見秋七月綱目但書日食而不曰既將以其無

應而削之抑有應而漏既字邪書法謂未嘗無應終屬傳會

柔然王婆羅門叛魏魏討而執之

考異討當作擊

婆羅門已降正光二年而復叛故得書討考異不必從

癸卯梁普通四年魏正光四年三月魏司空劉騰卒

書法騰乂黨也嘗幽太后矣書卒書官何譏失刑也

當直書魏劉騰死去司空卒三字○按騰本官者既

與元乂殺清河王懌幽胡太后于北宮及爲司空公私屬請惟貨是視刻剝六軍遠近苦之較元乂尤甚綱目于乂書討書誅元年庚子書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孝昌元年乙巳書誅尚書令元乂而劉騰書官書卒非所以治臣子之叛逆也書法雖指爲譏失刑然與崔光無異是年冬魏司徒崔光卒光雖不可謂賢詳光卒分註視劉騰則有間令于騰曰司空卒于光曰司徒卒使騰無書法光無分註孰知騰非光比而光猶愈于騰乎且與元乂罪同而罰異騰雖逃

鈇鉞當書死以罪之書死不書誅其為失刑明矣安在書官以卒槩從賢臣之例乎凡例賢者書官若謂美惡不嫌同辭則凡例不必立元乂宜書殺何以書討書誅略不少假邪當以鄙說為正

夏四月柔然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

書法婆羅門書叛書討阿那瓌執魏使則曷為書擊之病魏也納所不宜納以自取侮魏亦不能無責矣書擊不書討所以示敝內事外者之貶也

擊當作討○按婆羅門亦非宜立者阿那瓌伏跋之弟婆羅門則其從父兄也安見阿那瓌不當納邪執此以為書擊之證特傳會綱目耳不然婆羅門以降而書討蠕蠕之立魏立阿那瓌為蠕蠕王獨不可以叛亂治之乎

冬魏司徒崔光卒

分註光寛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乂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時人比之胡廣張禹

當去司徒二字直書崔光卒○按光諂附胡氏略無

匡正時人比之胡廣張禹則常人也故當去官綱目書官與賢臣無別非是凡例衆人官爵已見者不復書是年三月大書崔光為司徒是官已見也

甲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蜀賊寇魏雍州討平之

討上漏魏字○按魏營州人就德興反魏遣兵討之胡琛寇魏豳夏北華三州魏遣兵討之皆再書魏此不書魏討漏也

乙巳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魏討徐州不克梁以元法僧爲司空

徐州二字當作元法僧法僧徐州刺史是年反降梁下書梁以法僧去元字○按徐州魏地也法僧雖反未必一州之人皆從之可槩以地書乎魏討徐州不可與後梁王琳伐臨川比故當正之且下書梁以法僧爲司空上曰討徐州不克若二事然何以著梁黨逆之惡而正法僧叛君之罪哉當以鄙說爲正

三月魏元乂解領軍

分註魏主與太后密謀黜乂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

雍邀二宫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于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于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求解領軍許之

當作魏解元乂領軍○按乂初無解領軍之意特太后欲誅乂見夏四月誅尚書令元乂故先以此制之耳書法既與漢誅霍氏罷其屯兵並稱而綱目以自解爲文非是

丙午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

當作以從叔羽生代之而字羨○按羽生榮從叔也

書以從叔見榮叛君昵親之罪而羽生身為叔父不克以義自正輒受叛姪之命亦可謂同惡相濟者矣故書從叔交譏之也

丁未梁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莫折天生寇雍州敗死衆潰

考異莫上漏圈子

雍上漏魏字考異知漏圈子而不及此何與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發明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有此身生不可滅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之

所謂捨者以何為捨耳若以屏富貴棄妻子爲捨邪則是身捨物而非曰捨身也若以委其身于佛氏則所謂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是初未嘗捨也

按捨身猶佛云出世也世不可出身不可捨而要之捨不在身出不在世梁武何足語此發明辯詰雖詳終屬隅廥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魏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考異分註孝昌四當作武泰元

書孝昌所以正明帝之終也武泰僅踰月而魏主弒

曷足錄哉綱目不書畧之也凡例註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不能悉見

考異不必從

六月元彧自梁歸于魏

書法凡奔書歸善辭也猶有宗國之心焉故善之

迎元顥者彧也明年魏主子攸奔河内彧與安豐王延明帥百僚迎顥入洛陽安在有宗國之心哉綱目于彧奔書爵書臨淮王彧所以著其失職之罪而此斥稱姓名見其窮而來歸非復魏之諸王矣書法以為善之非是使魏無己酉之禍以為善之可也彧歸而魏再

亂何善之有

魏免其侍郎高乾高昂官

考異提要作魏侍郎高乾高昂免

分註魏高乾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濟之間頻破州軍至是乃降魏主以乾及敖曹皆為侍郎爾朱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敖曹復抄掠榮誘執之敖曹名昂以字行

據例當從提要書魏侍郎高乾高昂免按罷免例云罪不著者曰某官某免無罪者曰免某官乾昂前為

叛亂不爲無罪綱目以無罪例書之非是

冬十月梁立元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考異提要此條下有據銍城三字

當從提要補據銍城三字不書據城則嫌于已入魏

與後書入洛陽近複見明年五月綱目略之非是

乙酉梁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五月魏王顥取梁國滎陽虎牢

考異提要王當作主

不書主不與顥之稱帝也四月顥稱皇帝考異不可從

閏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

考異 提要王並作主據上書顥稱皇帝則當書魏主顥

考證 據分註此條提要當按下條提要為是

發明 顥未成乎君而亦以魏王書之顥固子攸之類也使顥有成則亦子攸子攸無成亦一顥耳等而書之夫豈過哉

此條魏王二字可刪 據顥入洛陽不書魏王 提要作魏主非是

考異不必從○按史稱子攸素有令望而顥驕怠不恤軍國則顥非子攸比也況胡后弒君顥為貴戚大

臣不能舉討賊之義及子攸既立魏有君矣顥乃仗鄰敵以殘宗國則亂賊也時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軍司崔光韶抗言曰元顥受制于梁引寇讐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故綱目于子攸書主而顥終其身止稱王國不可二主地均則當論人綱目未嘗例視發明以為等書亦非子攸出則書奔奔河內入則書歸歸洛陽顥始則書納書稱帝終書入顥入洛陽春秋傳云入者不順之辭書走死皆不與其為君也惡可以常例拘哉凡例稱帝者曰某主王與主正自不同發明以為等而書之尤謬餘從考證合下為一條下書

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滎自爲天柱大將軍本與上爲一條特爲考異發明所間而刋本誤以圈隔今當删去庶免錯簡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考異按大通元年書梁主捨身此再捨身則捨上當有再字

當作復捨身于同泰寺綱目不書復非是○按身一而已書復見其身猶在所謂捨者文焉爾

辛亥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恭普泰元年主朗中興元年梁主立子綱爲太子六月

封孫歡爲豫章王譽爲河東王詧爲岳陽王

考異主字羡

書法斥梁主何譏也何譏先是梁主信讒太子統終身慙憤不能自白及卒梁主欲立統子銜其舊事不立立綱以是為梁主之私而非天下之公也故斥書主自是梁立太子不悉書

當從考異去主字據立子例非正統因事特書則梁書立子即所以譏其私非必書主而後見也書法傳會綱目非是六月以下當作封孫歡等為王豫章河東等字宜見分註○按封歡等為王非梁主本意也特以人言不息姑假此以慰其心耳見分註略而不敘明其非得已也今並書于冊既悉王其子又安見

梁主之滸乎綱總書而目分列爲是或曰書封其爲其王者著諸王相攻之本也曰彼自有因事而見之例不必于此起義也觀後書以其王爲某州刺史可見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自爲丞相敗爾朱兆等軍于廣阿

朗下當補爲帝二字分註有爲帝二字○按此不書帝後何以稱主明年二月書魏主朗入居于鄴且前書以高歡爲渤海王是年此書高歡立渤海太守某不書帝安知其爲王邪帝邪且書帝所以明其爲歡主也下書自爲丞相而上

不書帝丞相亦何自而至邪或曰前書立廣陵王不書為帝是年二月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陵王恭不書爲帝此何以書曰上書廢其主其則下所立者即其主也下書立平陽王修不書帝即此義朗本由太守爲帝不書帝安見朗爲高歡之主哉惟書立其爲帝然後歡之廢恭及朗可以正其爲主而誅之也明年大書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自爲大丞相合前後書法觀之朗既廢復封安定王仍書故主益信爲帝二字不可省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中興二孝武帝脩永熙元年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

及朗而立平陽王脩自爲大丞相

書法高歡自三月自爲太師削其官矣此復不書魏何歡伉也

高上漏魏字書法謂不書魏非是宇文泰弒君且書魏況歡之廢其主乎○按下書廢其主立平陽王脩而上不書魏則歡一敵國耳安見恭朗爲歡主而平陽乃魏君哉惟繫之于魏然後見歡爲魏臣而歡之罪益不可逭耳書法徒以爲歡伉莫伉于爾朱氏庚戌爾朱世隆反立長廣王曄弒魏主子攸辛亥復廢曄立廣陵王恭殺侍中楊侃司空楊津太保楊椿夷其族並有魏字冠其上綱目且

書討辛亥書高歡起兵討爾朱氏而皆書魏況歡乎又況未幾復書魏乎下書魏大丞相歡書法傳會綱目多此類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永熙二年

春正月魏大丞相歡襲秀容殺爾朱兆

考異提要無大字後並同

丞相書大去君一間耳書所以著伉也提要不必從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爲二凡三國

冬十月魏大丞相歡立清河世子善見于洛陽

考異提要作東魏主善見立

考證下當分註是爲東魏

據下書梁伐東魏則此當從考證補是爲東魏四字

提要書其主立無以見歡擅置其君之罪非是當以

綱目所書爲正

閏十二月魏大丞相泰進毒弒其君脩

考異提要漏進毒二字

進毒二字義淺義見漢宣帝本始三年提要不書良是考異以爲

漏非是

乙卯 梁大同元年 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 東魏天平二年 春正月朔魏大丞相泰立南陽王寶炬

考異 提要作魏主寶炬立

分註 魏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濮陽王順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幼沖不如立長君而奉之乃立南陽王寶炬

寶炬非泰立之安得稱魏主當以綱目所書爲正提要不必從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

分註宇文泰用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爲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悦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歴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書法凡拜官書其以其識專也此書泰以何美泰也泰于是能用才矣故美之

當去大丞相泰四字○按後書以鄭穆爲京兆尹亦泰以也丁卯綱目直書魏以不曰大丞相可證況泰尤弑君之賊綽有王佐才而爲泰所以非因不失親之義故當削之爲賢者諱庚午梁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乃湘東王繹授之也綱目亦書梁以不曰湘東王書法謂成霸先此不當全蘇綽乎書法槩以爲美泰非是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考異提要無冬字

分註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茍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冬字不可省提要疑漏是年書春夏秋而闕冬字非是己未九月不書秋倣此

○范雲背君衞國不可謂骨鯁當時猶稱賢相是非不明若此安望其有善治乎

丙辰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

分註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書法特筆也布衣卒黄憲管寧徵士卒陶潛處士卒陶弘景皆特筆也處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按弘景非陶潛比潛書晉而弘景書梁其涇渭明矣綱目以其處亂世而能隱居以卒不以梁主之好要榮干寵所以媿世之爲范雲沈約者非真以爲處士之一人而特卒之也書法與潛等並稱非是

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

考異提要破作敗

破當作走○按本傳云時大寒冰景棄輜重走凡例非寇陷征討悉從本文提要不必從

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渭曲大敗之

當作迎戰于渭曲渭上欠于字○按書法云書迎戰予泰也勳謂泰亦歡耳曷足予哉予泰所以甚歡也

戊午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二月東魏遣行臺侯景治兵虎牢復取汾潁豫廣四州

當作遣侯景治兵于虎牢行臺二字羨○按凡例云官已見者不復見前年侯景侵梁已書行臺不必復

書

東魏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分註作討綱目因之非是

分註范陽盧仲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景裕本儒生歡釋之使教諸子

書法盧景裕兄弟也不書叛書起兵何應魏正也郭質起兵則書名此但人之何景裕不能死志苟免于歡則亦不足錄已故東魏得書討綱目人之而不名其為不能守義之戒深矣

發明上書起兵應魏若有勤王之意下書東魏討平之則是叛亂之人耳蓋高歡雖有逐君之罪而宇文泰亦有弒逆之意是以書法如此

討當作擊北史景裕傳亦作討然彼上書反此書起兵未可例論 ○按書人衆

辭也起兵者非獨景裕故以衆辭書據分註仲禮及景裕人字當屬仲禮非專貶景裕也書法以爲不足録則綱目何以特書起兵凡例兵以義起者曰起兵即謂景裕不能死志亦非東魏所得討也書法于歡殺爾朱兆癸丑謂歡不得而誅書法云歡既據晉陽則與爾朱等兆雖爲賊歡不得而誅之故爾朱氏之死皆書誅惟兆以歡殺止書殺而謂景裕可以討書豈景裕之罪尤浮于兆乎且上既以應魏爲正下復謂得書討亦自矛盾如發明所云綱目便當書叛安得謂之起兵傅會討字究與起兵之義牴

牾並謬東魏書侵魏書伐未嘗無分別發明以爲不分曲直亦誤見上年段賨泰條

乙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五年東魏興和元年

魏大丞相泰置行臺學

書法書泰置何嘉泰也

當去大丞相泰四字○按禮善則歸君置學雖善而目丞相泰則專矣專則何美之有學所以明人倫泰弑君矣何學之有削不書名庶以全其美也書法徒以爲嘉泰非是下書魏制禮樂亦泰命也分註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綱目不書泰得之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以字羨

十一月東魏行興光歷

分註校書郎李業興所修也行之

興光當作興和○據魏書律歷志司馬子如表云即上興和歷者運屬興和以年號爲目豈獨太初漢武帝表于漢代景初魏明帝冠于魏歷按太初景初皆漢魏年號即以名歷是歲興和元年當云行興和歷如魏行正光歷北齊行天

保歷皆以年號爲目綱目書興光誤興光乃成帝年號僅一年無名歷者詳考李業興本傳及律歷志俱無此歷

辛梁大同七年魏大統酉七年東魏興和三年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分註六條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

語曰治本在得人魏頒六條而以擢賢良置盡地利之下豈爲知治者哉自治本不明人矜所長不務德化而以戰爭此五季之紛亂所由無寧日也惜哉

癸梁大同九年魏大統亥九年東魏武定元年春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

寇以虎牢降魏三月魏大丞相泰帥軍應之及東魏大丞相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

分註　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寇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渡河據邙山為陳數日泰留輜重夜襲之歡聞之正陳以待黎明泰至東魏彭樂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樂追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而還明日復戰泰為中軍與右軍若干惠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授歡歡走從者七人來魏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槊逐之槊刃垂及歡段韶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

天也左軍趙貴亦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遂遁入關屯渭上

當書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大丞相泰及東魏大丞相歡戰于邙山不克而還按後梁王琳伐周迪大敗綱目止書不克可證三月帥軍應之六字宜刪○按書帥軍應之則是役也貪以取敗其曲在魏故不書者爲魏諱也魏雖大敗而明日復戰大破東魏則勝負均耳今專目魏敗而不及高歡不亦偏乎惟但書不克以爲東魏復取虎牢之本是年四月而不書三月據分註泰迎仲

客在三月前則邙山之戰其爲虎牢之降明矣綱目予魏

而黜東魏故更定若此

魏以侯景爲司空

當合上爲一條上書東魏復取虎牢魏字羡○按司空之命由

景叛諜書以得虎牢也詳取虎牢分註北史云五月以克復虎牢以吏部尚書侯景爲司空義當合書綱目另提而魏不書東並誤

丁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卯三年東魏武定五年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

當作東魏高歡死去大丞相渤海王六字○按歡廢

二主恭朗而立二君平陽王修清河世子善見是亦賊也故當書死

綱目具官爵卒非是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

發明侯景背叛其國歸魏而魏不納遂復挈地以附于梁是固彼之叛臣賊子今反大舉往伐斯師也謂之何師哉故以侵書之

按侯景降魏魏以爲太傅行臺詳降魏分註非不納也特景自復叛耳發明謂歸魏而魏不納則是罪在魏而不在景豈不謬哉如發明所云便似景之降梁魏驅之耳誤甚至蕭介諫梁主謂景爲

宇文不容特借以著景之惡非實語也

東魏大將軍澄入鄴幽其主于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

發明高歡逐君而終身北面事君盡禮正將以蓋其醜也然軍國大權在其掌握雖有虛文何補于事前史載其鞠躬屏氣執香步從魏主以見其事上之恭豈知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正姦雄之尤者爾

謂高歡虛文為姦雄之尤可也謂事君盡禮則非也孔子所稱盡禮豈僅如高歡之虛文乎儗非其倫幾

于侮聖未可爲援引之小失也且既謂之盡禮則不得謂之虛文語意亦自矛盾

乙巳梁太清三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 梁中領軍朱异卒

分註 朝野以侯景之過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梁主痛惜特贈僕射○胡氏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𡡉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書法 禍梁者异也書官書卒何譏失刑也

卒當作死○書官以見梁主之失書死以正朱异之

罪書法槩以爲譏失刑則凡例所謂非賢不卒者安在哉書法大臣卒例云宋魏至陳無不具官者非賢不錄也

侯景殺蕭正德

考異提要殺作誅

分註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書法蕭正德與景同反者也怨景賣己景殺之而以誅書何正德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乃天地間罪人也人人得而誅之幸而不正于典刑而爲同惡者所殺殺之之人雖非而其所殺者則有罪者也以誅書之垂戒萬世

發明正德當誅而書殺者景不得而誅之也是時正德既已復爲大司馬又嘗泣見梁武于城陷之日與相勞苦父子如初然而綱目亦不繫之梁者背父叛君之賊義不得復爲臣子故絶之于梁也

一正德耳提要書誅書法謂人得而誅之綱目書殺發明又云景不得而誅之兩造並具何其無定獄與勲謂以春秋書楚棄疾公子比觀之則當以綱目所書爲正葢侯景雖外臣然挾正德以覆梁猶棄疾脅比以簒國也正德雖不孝其罪不過于弑君春秋既

以弑君之罪罪比則其死也宜從州吁無知之例衛人殺州吁見魯隱公四年齊人殺無知見莊公九年而必曰楚棄疾殺公子比豈非以比雖有罪而殺之者非其人故稱其主名而存其族邪書公子則比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于石碏雍廩綱目于侯景正德以兩下相殺爲文庶幾春秋書公子比之義正德不書梁以引侯景圍梁也又非比見脅棄疾者例故絶之書法全未窺此書法不辨提要之非又傅會其說後之人孰從而斷之邪○按正德之泣猶侯景之汗也景見武帝于大極東堂不敢仰視汗流被面況是

時景已廢正德爲司馬正德自傷爲景所賣故且泣耳武帝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語意婉而刺安有所謂與相勞苦父子如初者哉發明迂甚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

分註範聞臺城陷戒嚴欲入僚佐咸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必窺合肥範乃止會高澄遣李伯穆逼合肥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以合州輸伯穆送二子于鄴以乞師出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久之不至東魏亦不爲出師範糧乏進退無計乃西軍樅陽

書法于是東魏師不果出書乞師何嘉其志也綱目予權故範不書降書附

書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譏範也因以罪梁之諸王也是時諸王各擁重兵跨據方岳乃無同仇之志範欲討賊不先骨肉而外求師又割地以賂之失策甚矣魏既嫁禍于梁方坐觀成敗以洩其黨叛辱國之憤寧復能爲救患恤鄰之舉邪故範謀討侯景不書據永安侯確特書謀討侯景而乞師東魏必書以州附見其徒爲卑屈而無當于討賊之義耳若以爲嘉其志則當大書討景以著乞師之由而綱目削之固知爲譏範以

罪諸王非予權也使範乞而魏出師又能誅景以爲予權可也魏師既不出而範且進退無計權安在哉

當以鄙說正之

盜殺東魏大將軍渤海王高澄于鄴

分註澄獲衛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嬖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一日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屏左右謀受禪京進食置刀盤下殺之元康以身蔽澄亦被傷而卒東魏主聞之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及弟洋入謁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

當書東魏高澄伏誅侯景亦都督殺之也而書伏誅可以類推○按澄之惡甚于歡澄嘗侍飲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澄怒罵使崔季舒拳毆魏主侍讀荀濟謀誅澄澄覺之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居三日幽魏主于含章殿烹濟等于市子京雖以私憾殺澄然適會澄謀受禪則亦若或使之故魏主謂左右以爲天意故當書伏誅以正其罪綱目于趙修鄭儼皆書伏誅修爲散騎侍郎恃寵驕恣爲衆所嫉魏主暴其罪惡免死鞭一百徙燉煌監刑者加鞭至三百即置驛馬急驅之走死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爲部下所殺書法云書伏誅何罪宜誅也而于高澄書盜書殺澄罪浮修儼而罰輕之失

其平非是○奴殺澄與部下殺儼一也儼書伏誅而矣

子京書盜何輕重失衡若此況子京尤衡州刺史初非部下諸人比史稱謀作亂安知無誅澄之心如荀濟所謂奉詔討高澄者見武定五年殺荀濟分註乃黜之爲盜哉

九月侯景陷吴興梁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分註景使侯子鑒寇吴興吴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嫻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衣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又欲存其一子

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沈浚不宜大書當去御史中丞沈浚六字○按浚非嵊比也嵊志在必死浚則求得殺之是城陷之時浚未必無求生之意特以銜命忤景無可解免故卒就死耳浚傳云侯景逼京城既和復背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瞋目叱浚浚正色責景景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害之此段宜入分註今但云并殺沈浚若一時同死者殊欠析別顧可與一門鬼録欲活而不從者同日語哉况臺城之陷浚爲御史中丞不于此時倡義勤王徒違難東歸及張嵊城

守又未聞并力捍寇而遽以全節予之則如嵊者又何加焉以江氏兄弟親與賊抗義不獨生（江子一與弟子四子五帥所領五百人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赴賊死）猶不獲大書況沈浚乎勲故去此六字而以浚之本末詳見分註庶幾春秋誅意之法也或曰張沈並書以浚勸嵊舉義也子獨刪御史中丞得無過與曰不然太守之死不繫于御史之勸觀其往見之辭其志固已決矣（嵊傳云太清三年京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曰

賊臣憑陵社稷正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于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況同爲王臣使方舉義豈可復沮之乎其從而勸之亦常事耳予所以責浚者正爲同義而不同難嵊死而後求浚害之是則未可與嵊並書耳

庚午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寳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代

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為梁王

分註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于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絶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于下流避之麾下將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爲刺史綸出營巴水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

齊以綸爲梁王

當書湘東王繹取郢州逐其兄邵陵王綸綸奔齊齊以爲梁王奔齊昌至襲之等字可删 據分註僧辯襲綸在奔齊昌之

先大書先奔後襲尤謬　○按僧辯不進軍而送書于繹猶有中止之意繹命進軍而後僧辯據郢州故據州雖僧辯直書繹取者據殺河東王譽直書僧辯所以恕僧辯而深惡繹也繹以弟伐兄何況侯景乃若齊昌之奔特爲降齊之地耳凡皆繹逐兄所致也書逐其兄删齊昌景襲等而綱目惡繹之義明矣法有以略而該詳者此類是也

冬十月魏太師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于齊

書法書伐何齊篡也不戰而還惜之也

伐齊義也不戰而還譏泰爲義之不勇也皆降于齊又以見爲義不勇者之害書法僅以爲惜之非是

辛未梁大寶二年魏大統十七年齊天保二年齊以梁湘東王繹爲梁相國承制

書法齊以何病繹也繹爲梁宗藩不急父兄之難而甘心齊命是齊鄙也故特書齊以深病之

此條可刪○按繹未嘗降齊何以書齊以詳考齊梁諸紀皆不載此事書法以爲病繹非是是年二月繹方遣陳霸先取江州五月伐侯景仍書

梁湘東王繹此奚書齊以殊不可解姑識以俟質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六月繹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

考異　伐擊二字皆當書討

不書討爲其不成討也獲賊將不誅僧祐擒約送江陵繹赦之而能討賊者且下獄死徐文盛一克武昌再敗侯景兵至是坐怨望下獄死知討賊者不若此矣故書伐書擊若非其臣子然所以深譏之也明年綱弑棟廢特書討侯景明前此之討賊非誠也考異不必從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分註圓正武陵王紀之子也爲西陽太守寛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削益之釁自此始矣

當作誘其兄子江安侯○按前書遂其兄此書誘其兄子而蕭繹安忍無親之惡著矣但曰江安侯曷足以見其罪哉

甲戌梁承聖三年魏恭帝廓元年齊天保五年秋八月齊殺其太保高隆之

分註齊主之未爲魏相也高隆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爲不可由是銜之隆之常與儀

同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至是旭坐事賜死人白其語齊主怒令壯士築殺之并其子二十人

書法高洋即位以來殺斥齊主者凡九惡淫刑也此其止書齊何于是隆之亦不能無過耳綱目于刑殺專斥書主者五君焉洋其一也惟殺隆之不斥書

齊下漏主字書法以為隆之之過非是○按是年殺隆之與己卯殺杜弼高德政一也弼諫受禪德政為楊愔所譖德政稱疾愔曰若用為兾州病當自瘥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杜高皆稱主而此獨歸過隆之非權衡之平者且德政懼則稱疾用則即

起豈特一語之失而謂隆之不當書主乎又况杜高

及身而止隆之尤淫及其子至二十人乎益信書法

之謬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

月執梁主繹殺之

分註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日㝠城陷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寳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

日故焚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懐太子元良等

于是梁主焚書十四萬卷或問其故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嗟乎何其誣也且梁主所讀者果何書邪古今治平之理莫備于堯湯周孔之書使梁主能遵而行之雖萬世存可也他不具論姑以梁主行事不合經傳者言之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臺城之陷繹宜寢苫枕干朝不及夕顧緩追縱寇使簡文再弑所忌既盡然後遣兵東下禮教固如斯乎詩曰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傳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而繹首攻湘州繼襲襄陽河東豫章相次受斃此豈詩傳之所載邪語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納宿預以叛齊上年又何義乎由此觀之繹固詩書之罪人也而反以是爲詩書罪且謂文武之道從此盡矣夫文武之道固不盡于書繹又安能讀書盡文武之道哉

丙子梁敬帝方智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　六月梁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考異據前書徐嗣徽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則及字當作誅

分註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數擒徐嗣徽斬以徇追奔至于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

書法杜龕嗣徽皆書叛矣殺之則曷爲不書誅霸先父子不得而誅之也故止從蕭軌書殺

當作誅徐嗣徽及蕭軌○按始爲叛者嗣徽也蕭軌則援叛者耳是嗣徽累蕭軌非蕭軌累嗣徽也安得以軌及之即以首從言亦不當以軌及徽並見書及之誤又況先斬嗣徽而後及蕭軌乎義當以嗣徽及蕭軌而特書曰誅方可

以正叛臣之罪若謂霸先父子不得而誅則元顥稱帝綱目既黜之矣乙酉魏王顥稱皇帝綱目止書魏王書法云不予顥之自稱也而費穆書誅又何說焉書法云誅穆者顥也不成顥之爲帝曷爲以誅書逆賊人得而討之況顥罪顯而霸先猶未著者乎書法于彼謂人得而誅于此謂不得而誅亦自相矛盾矣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分註泰北渡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

書法　賀善贊曰泰自書統軍回進官皆書以既書弑其君修則書自官者再然綱目未絶之也再敵高歡再伐東魏一救金墉一定長安綱目皆書其功其相魏也書作新制書求賢書制禮樂書更權衡度量服制書除宫刑書作府兵書作九命九秩相望于冊至用蘇綽置行臺學直以泰書之其爲太師大冢宰猶不書自也及其再行廢弑則綱目斥其姓名重罪之矣泰之心跡瑕瑜不相揜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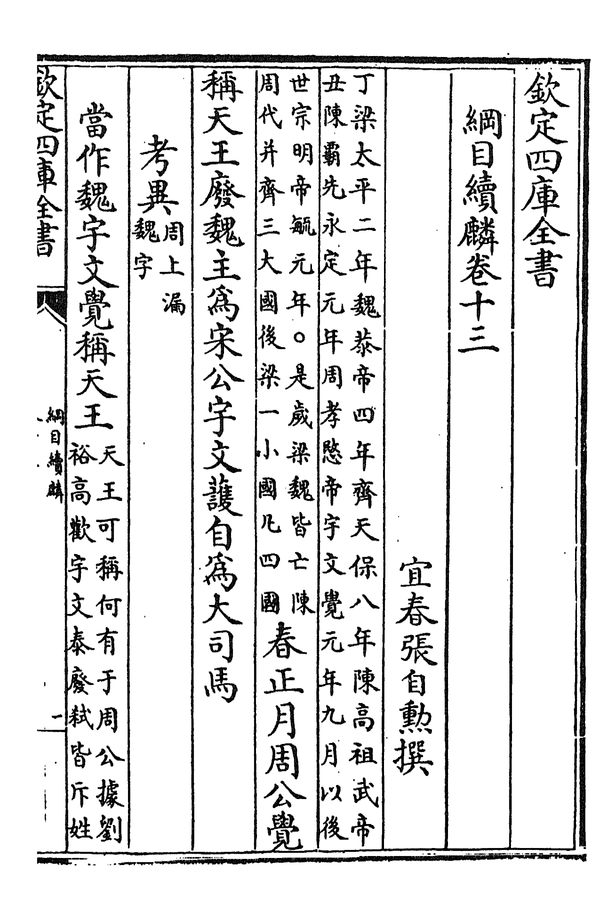
當作魏宇文泰死子覺嗣爲太師大冢宰安定公○

或曰書法謂瑕瑜不相揜書卒可也何以書死勳按

所謂不相揜者爲輕重等耳莫重于廢弑而泰兩行

之何瑜之可敵哉夫制禮作樂孰若周公使非輔成王以終其身雖周公猶不足道況宇文氏乎泰死不忘嫚故謂宇文護曰努力以成吾志其救金墉定長安皆自為耳豈真為魏哉語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以周公之才一驕吝且不可況弑君哉

綱目續麟卷十二



綱目續麟卷十三

宜春張自勳撰

丁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
丑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
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
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公覺
稱天王廢魏主爲宋公宇文護自爲大司馬

考異 周上漏
魏字

當作魏宇文覺稱天王 天王可稱何有于周公據劉
裕高歡宇文泰廢弒皆斥姓

名獨覺書官非是廢其主爲宋公今上書周公下書魏主若敵國然非所以誅覺也考異但知周上漏魏字而不察書官之異于歡裕非正例也

梁復以歐陽頠爲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

考異據上書蕭勃起兵廣州則此當書擊不當書討

分註初周文育送歐陽頠傳泰于建康陳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以頠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諸州皆降遂克廣州

書法周文育討廣州書擊此其書討何以頠者梁也霸先與頠有舊則曷爲書梁以頠賢也不

書霸先使不以霸先之私累頠也

當作梁丞相霸先使歐陽頠擊廣州克之○按頠附霸先不可謂賢況受命蕭勃固已討霸先也詳二月分註文育之戰既不克死而復為之用賢安在乎故當直書霸先使以著其罪書法謂不以霸先累頠綱目何惜于頠而為霸先揜不臣之迹哉

乙卯武成元年齊天保十年陳永定三年周明帝毓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此條可删○按周王魏賊耳何政可親綱目乃大書

邪況稱帝在八月而于歲首書主亦誤丁丑祀圜丘書主並同

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

分註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于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于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于地牢絶食而死

異哉元韶之對齊主也身為魏室而云誅諸劉不盡縱不為國計獨不為身計乎又況王莽之敗雖無光武能保其不失哉一言而滅宗室二十五家已亦幽死無亦先世之憑假手于齊以報之不然何其謬也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書法書始何稱周王三年矣于是始稱故書始

當作周王毓稱皇帝○按凡例云始稱帝者曰其號姓名稱皇帝周篡魏雖三年而稱帝則自毓始固當書名以著其罪蓋書名則始自見書始特緩辭耳綱目何急于帝周乃以三年爲緩哉

庚辰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

三月齊丞相常山王演如晉陽

常山王三字羨○按宇文護初爲中山公既而自爲大司馬綱目即書司馬護冢宰太師並同演既由常山王爲丞相上書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則此亦當書丞相演綱目再書常山王贇甚○或曰演非護比也故雖弒其主猶稱常山王而不曰丞相勲謂不然蓋演之行事或與護異而弒君篡國之心則一也綱目書廢書弒皆與護同而于書官書爵獨與護異非是稱丞相而不曰常山王演至是非復向之常山王矣故書之如外臣

然所以微著其意也後倣此

夏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弑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進毒二字羨詳漢宣帝本始三年○據後書太師護辛巳則此冢宰二字當作太師蓋護以戊寅自為太師也既為太師復稱冢宰既稱冢宰復書太師綱目無此例不應前後雜見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分註演自啓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它也演遂即位于晉陽

當去常山王三字直書丞相演書丞相猶書自爲也分註甚明故不可略

○按演廢主自立之意當其自爲丞相已然矣綱目既以自爲罪演而于廢立仍書常山王非是蓋書常山王猶近于家庭爭國之辭曰丞相演則其簒奪甚明觀演弑濟南高元海猶謂濟南世嫡主上奪之可見演雖欲逃廢君之罪不可得矣今不書其自爲者以誅其意而僅從恒辭書王非所以表微也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爲太子庶子

分註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别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當書齊立子百年為太子以叔虎為庶子宜于分註見之〇按百年以是月立為太子明年昭帝死演成帝湛廢百年為樂陵王後卒殺之甲申非無事義者故當特書以著齊主之罪綱目略百年而書叔虎殊失

輕重非是○或曰書叔虎為太子庶子為齊主詢以時務而叔虎謂三年可以破周故録之勲謂不然生民塗炭至五季極矣叔虎官為庶子不務輔導儲副徒誘其主以併吞之謀豈得為善士哉律以明道不計功之義雖削之可也然綱目非春秋比苟有微能悉登諸册既入分註亦足以見其長奚必大書乃為美哉

辛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
巳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據庚辰既書皇建元年此年分註當云齊皇建二年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蓋齊主演于十一月方殂綱目初無貶辭不應于歲首略其年號苟以爲弒賊而削之則上年歲首何急于紀元而特書皇建邪疑漏

乙酉河清四年倣此

癸未三年齊河清二年 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

齊城軹關

分註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書法於是築長城二百里則曷爲不以長城書略之也秦始皇已築長城矣蓋前後三千餘里

今二百里其細也故不書

因城軹關然後築長城是所重在軹關據後周齊交爭多從軹關是亦關要也詳見各條分註長城特因而築之耳觀分註仍字可見書其重者則輕者自可于分註見之據前書築長城專辭也此特書城軹關則長城自可附見益信書法之誤不必書也書法以為細而略之非是

按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書法以為三千亦誤

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陳遣兵擊周迪殺之

考異按天嘉三年四年兩書陳討周迪此當書討書誅誤書擊書殺

書法迪與陳留皆書討矣二子書誅迪則曷爲書殺迪梁之内史也綱目于此有權衡矣

當作陳遣兵襲周迪誅之○按本傳程靈洗破迪後迪復竄山穴久之遣人潛出市魚鮭或告臨川太守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斬之是未能訟言誅之故當書襲凡例從其本文或曰何以書誅曰迪雖梁内史然王琳之敗迪且以功封永定二年梁丞相琳伐臨川遣余孝頃等連八城以逼迪迪大敗之擒孝頃等送建康陳加迪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户安在其爲梁臣哉琳書梁丞相予琳也迪果心梁何至與琳

矛盾必謂異于陳寶應留異則前此書討者天嘉三年書討江州刺史周迪四年書陳討周迪敗之獨非梁臣乎義何可通討誅一義若謂殺不當書誅則前不宜書討尤自矛盾

戊子陳主伯宗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春正月周納后阿史那氏

考異按尊立例曰立后曰立皇后其氏非正統去皇號據梁大同元年書魏立后乙弗氏則此當書周立后阿史那氏

分註突厥木杆可汗更許齊昏留周使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即備禮送其女于周周主行親迎之禮

此突厥女也故書納納者自外至者也與本國之氏書立者不同考異以乙弗例史那非是

庚寅陳高宗宣帝項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爲石龍太夫人

斬當作誅紇廣州刺史上年八月反凡例得其罪人于臣子曰誅此誤書斬考異亦不言何與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考異按凡例得其罪人于臣子曰誅此誤書殺

考證 謹按宇文護受安定顧託為周冢宰既弒魏恭帝復弒其君覺及其君毓雖無統之世其惡逆已甚矣周武討其罪而殺之求之義例殺當作誅尹氏曰書討不書誅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枝辭曲說君子弗取焉

分註 初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嘗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

殺之

書法 殺斥主多矣皆譏也未有討書主者書周主何斷自上也

發明 後周高祖誅鋤大憝不動聲色除積年根據之惡于一旦俄頃之間夫其韜藏晦匿于十有餘年之久于國事則無所關預于宮中則行家人禮周主既無不平之意而護亦安于其所為而不自覺此其有所不動動則必成者也然既書討矣又不書誅何哉護連弑二君罪不容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而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向使踣地既斬之後周主發其大逆告之二君之廟殘其身汙其宮而瀦焉則綱目必以周主討宇文護護伏誅書之矣此又綱目書殺不書誅之意

當直書周討宇文護誅之主其太師等字可刪據書法殺

怍主恐淫刑周討宇文護得其罪人不可謂淫太師尤護所自爲非周主所授者並宜删去○按周主于殺護之後下詔暴其罪惡三月十八日誅護十九日下詔辭詳周書宇文護傳不載北史分註不録所以滋發明之誤也首言弑君次及專國如云君親無將將則必誅及遺訓在耳忍害先加等語皆所謂正其殺無赦之惡者發明謂僅能治其專國之罪特以綱目分註爲斷未嘗詳考本傳遂以此爲書殺不書誅之證豈不謬哉况周主韜晦十餘年正爲中有不平姑隱忍俟之尹氏謂周主無不平之意

則所謂韜晦藏匿者果何爲邪非獨不知周主且自相矛盾矣書法雖以書主爲斷自上然書殺而不書誅與斥主何異此皆依文傳會而不知大義之不可泯也○稱國以討衆辭也觀分註士民患之可見不書主發端者衛公直共謀者神舉孝伯諸人也不書官賊之而已如綱目原文則似周主一人之私非所以誅護也

癸巳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齊主遊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以高阿那肱爲司徒

考證　殺其從官當作從官暍死者○謹按北史齊後主武平四年六月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司馬公通鑑誤以暍爲賜提要因通鑑之誤遂書曰殺今當正之尹氏曰齊主盛夏遨遊遂使從官暍死雖非以兵刃殺之亦以暍死殺之此蓋附會其說以求合于所誤之文豈綱目之本義哉當以北史爲正據事直書尤足以昭鑑戒于將來也

當從綱目書殺考證可刪○古稱六月不興師重民命也南苑何事乃于盛夏出遊乎當其輿駕以往已有不恤民命之意綱目直以殺書誅其意也考證謂當據事直書勲按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以弑君罪之以不

嘗藥爲弑君則賜死書殺何過焉孟子云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可以類推後世猶有擣附子合大丸以進者霍光妻顯使醫衍毒許皇后詳漢宣帝本始三年苟以爲賜死則後之好遊者必以爲偶然耳甚且謂彼命自盡何與吾事則盤遊之惡寧有已哉況六十人雖以賜死而非齊主遊苑何至于此晉王導得袁顗表泣曰我雖不殺伯仁顗字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此正綱目書殺之義使後世觀之雖有殘忍如高緯者或憚殺人之名則盛夏之遊庶乎其可止爾尹氏之說非

出傳會雖不駮可也

甲申陳太建六年齊武平午五年周建德三年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分註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即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

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書法書嘉終喪也自漢文廢古後之人主能終制者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矣故特書之

殂下當補周主衰服終制六字○按書法既云嘉終喪然不載大書安見其為嘉之也或曰無統之例因

事乃書此書叱奴氏殂為周主能終喪也非是則不書矣果爾則晉后楊氏殂晉武帝泰始十年未聞有終喪者綱目亦大書于册何邪況漢文以後能終制者僅三君而皆不見于大書非春秋與人為善仲尼愛禮存羊之意故悉補之

丁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二年周建德六年酉○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二月

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分註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于信都共謀匡復

當作及任城王○按始謀拒周者孝珩也詳上條分註今又會湝于信都則孝珩爲主故當書及以別之

夏四月周主至長安封高緯爲温公

考證封高緯當作廢齊主緯

當從綱目作封○按凡例封作廢者爲臣廢其君註云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封故書廢以罪之周齊敵國初無名分緯既歸周一匹夫耳安得書廢書主如故君之例哉

凡書廢者殺必書弑周殺高綽書殺固知不以臣子例周也

考證說謬

戊陳太建十年周宣戊帝贇宣政元年

分註宣帝贇三字羨○按宣政乃武帝年號非宣帝也是年六月武帝殂宣帝即位仍用武帝年號分註當云周宣政元年明年歲首書周宣帝贇大成元年今父號而冠以子是正月之朔已無父矣惡可訓哉又況實非宣帝之號乎

高紹義入幽州周人討之紹義奔突厥

考異按凡例用兵于臣子之僭叛曰征曰討于外國若非臣子曰攻曰擊據楷胡外國紹義敵國宗王當書擊不當書討

書法梁爲陳篡蕭莊稱帝綱目成其爲君書梁王莊繼絶之義也紹義亦莊比也其名紹義且書討何惡齊也梁爲無罪陳篡之不義也齊有大惡周伐之義也一予一奪唯其義而已矣故終其身斥高紹義也

據周滅齊再書伐丙申則此當以書法爲正必謂敵國宗王不當書討綱目何以書之不如梁莊也考異不必從紹義書稱帝不書起兵以其無宗國之心也叔寶雖有罪而叔慎得書陳志在爲陳也與蕭莊

事同義異一〇按稽胡書討丁酉周討稽胡降之亦以竊齊甲
視之則非矣
仗且立劉氏爲主立劉蠡升之孫沒鐸爲主是亦罪也大抵征伐
之義彼有罪而我伐之得書討彼無罪而我加之則
書擊擊討之分在罪之有無不必拘拘于中外臣子
也

秋七月周以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考異楊字當作后父二字與漢梁商同

當從考異加后父二字此正親戚書屬以著外家與

政之禍者（見凡例）朱子既立此例而編録者不能盡如其意益信綱目非完書也故當更定梁商當作梁冀考異亦誤

己亥陳太建十一年周靜帝闡大象元年

考異 按宣政乃周武帝改元宣帝以陳太建十年六月即位仍用武帝年號明年己亥始改天成元年二月傳位太子闡據唐順宗以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綱目仍于歲首大書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則此太建十年歲首分註當曰周宣政元年而太建十一年歲首分註周宣帝贇天成元年靜帝闡大象元年

考異可從但宣帝改元乃大成非天成也疑傳錄之誤○按周書及北史是年皆書大象而大成僅置改元之下既使父蒙子號又若子改父元殊乖理體綱目所以冠諸史者惟以義理正其得失茍徒仍舊襲舛則諸史已備何取綱目

周主贇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發明贇之狂悖固無足道然天鑒要自不遠未幾遽隕其身遂至瘖不能言蓋亦天何言哉之報也

以天何言哉爲瘖不能言之報則天之無言豈亦人之瘖乎詠辭悖理不可爲訓以此列于正史何其無析別也

庚陳太建十二年 子周大象二年 梁遣使如周

考異 提要此句上有後字

據丁酉書梁主朝周于鄴無後字則此後字可省按凡例云諸國同時同號者後起者稱後至前國亡則後國去後字是時梁亡已久 梁亡于太平二年丁丑至是年庚子凡二十三

年不必稱後提要誤

十一月周相州總管鄖公韋孝寛卒

分註孝寛久在邊境屢抗彊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及私室

當去鄖公二字○按孝寛附堅者楊堅簒周尉遲迥舉兵討堅堅遣孝寛擊迥迥兵敗自殺大節既虧小善何足取必欲見録書官以卒可矣具爵何爲哉

癸卯元年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六月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戰

死

考證寇當作入隋

書法突厥再書伐隋矣此書寇何盟而復背也

發明前日突厥兩書伐隋者因復讐之請伸臣子之志也今日突厥書寇幽州者正中外之分存中國之體也亦各求其實而已耳

寇當作侵凡例云肆掠曰侵據分註突厥圍城軍士苦飢死亡略盡故當書侵綱目書寇特因舊史耳分註作寇幽州非有所謂背盟與存中國之意也隋方弑君突厥何知有盟若以為存中國是時

中國無統凡例固云先發者不曰寇陷綱目于開皇九年始以正統予隋安得于此先寇之也書法發明並誤

丙午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彦宇文忻劉昉

分註 初士彦討尉遲迥破之代爲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疏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彦于蒲州起兵已爲内應士彦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彦爲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

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爲誡

昔柳莊如周歸語梁主曰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于楊氏當士彦等除爲柱國方自謂見幾明決富貴可長保也至是甫五歲耳而駢首就戮其爲身計者又安在哉死一也尉遲迥雖敗至今猶哀其忠三人雖成卒不免于殺後之君子處功名之際其亦知所擇矣綱目惡隋故書法若此三人有知亦何面見尉遲諸人于地下邪

冬十月隋以楊尚希爲禮部尚書

分註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舉綱責成自是正論然謂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則非也如柳彧諫煩碎但云勞于求賢逸于任使便自得體立言不可不慎語云王業之興始于憂勤敗于逸樂如尚希所云豈古人之說皆非與且考之前史文王之年浮于武王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損壽延年之說既不足信況以文王

爲憂勤猶可言也以武王爲安樂豈知聖者哉如使安樂足以延年則齊之高緯陳之叔寶非不自謂安且樂矣其享國何如邪尚希本以隋文繁碎欲其稍事寛簡遽欲舍憂勤而就安樂亦異乎責難陳善之義矣

丁未年〇是歲梁亡凡二國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莒公

考異據陳太建九年周書封高緯爲温公則此條以字當作封

考證以當作廢

當從綱目作以○按高綿書封已廢而復封之也隋方滅梁即賜琮爲莒公故書以猶曰以某爲某云爾

考異考證不必從

己酉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

當分註隋開皇九年高祖文皇帝五字可刪○按先儒謂隋得天下與蕭道成同綱目于宋齊梁陳皆以僭國書獨隋大書紀年非是蓋隋止二君堅弑君廣

弑父寧有弑君弑父之國可爲正統者乎今定從分註蕭穎士雖知閏隋然推梁冠唐終屬阿好與秦晉一例學者知秦晉不可爲正統則隋之爲僭國不待辯而明矣林駉至論云自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繼漢故崔昌議去而不用繼漢者唐也按崔昌之議發自王勃詳見唐書王勃傳唐書出綱目前不知朱子何以不從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

當補岳陽王三字于刺史之下陳字羡死當作歿○

按叔慎陳之宗王也陳亡是年正月隋滅陳獲其主叔寶而能舉義

視梁之自相戕賊者胥壞矣故當書爵以著其美書爵內之也明其爲陳之諸王也高紹義稱帝綱目貶之猶書范陽王叔慎起兵不書爵誠爲誤漏綱目書官書姓若外臣然非所以予叔慎也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吐谷渾可汗夸呂死子世伏立

分註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遣使入貢尋卒

書法吐谷渾書卒久矣復書死何于是天下一統中國有主矣故復書死綱目內外之辨謹矣哉

死當作卒書法謂中國有主故復書死特泥綱目以

正統與隋耳且必以書死爲有主之分則前此未一之時柔然突厥何以書死（開皇元年至七年八年突厥可汗並書死）既一之後高麗王湯又何以書卒（史稱湯聞陳亡治兵拒守視今吕遣使入貢逆順逈殊何卒死相懸若是邪）書法于世伏書弑謂谷渾非純夷（並見十七年）至內外之辨獨謹于谷渾而不及高麗亦自矛盾

（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羌平之

考異（討當作擊）

分註初梁睿之克王謙也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略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

當作擊南寧羌隋紀亦作擊降之○按分註特以南寧未附故遣萬歲擊之非若他夷書反書叛者比例當書擊書降今書討書平非是

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

考異提要作義安公主

按隋書突厥傳亦作安義當從綱目刊本提要誤

吐谷渾弑其可汗世伏

書法蠻𢼸書殺吐谷渾書弑何非純外也綱目外國書弑六皆變例也

弑殺之分當以有罪無罪論中外雖殊君臣之分一也愚謂君無罪而臣下殺之當書弑有罪者則書爲某所殺以致自反不縮之譏宜著爲例未有不分曲直槩以書殺爲正例者是歲谷渾書弑分註不詳其故但

云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書法遂以書弒爲變例

非是

戊午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

考異討當作擊

考證討當作伐凡例曰用兵于外國曰伐故當于高麗曰伐之

隋不可爲正統寇當作侵討當作擊考證不必從

己未十九年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爲啓民可汗妻以義成

公主處之朔州

書法前書光化公主嫁吐谷渾矣又書安義公主嫁突厥矣于此復書義成公主嫁啓民五年三書中國之辱未有甚于隋世者也

以公主嫁啓民固中國之辱然視之青衣行酒晉懐帝爲劉聰所執宴羣臣于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悲憤號泣聰惡之遂殺珉儁等帝亦遇害執蓋執戟者晉愍帝降漢漢主聰出獵使愍帝執戟前導及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又使執蓋辛賓抱帝大哭聰斬之帝遂遇害其辱不更甚乎書法謂未有甚于隋世頗失輕重非定論

壬戌仁壽二年葬獻皇后

考證 温公書儀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據此獻上當有文字疑漏

獻上漏文字不必以温公書儀爲證即隋書后妃傳已明載文獻目録亦書文獻獨孤皇后特帝紀書葬獻皇后于大陵無文字故綱目因而誤漏耳

十二月廢蜀王秀爲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

分註 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彧據案坐立素于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

諸侯除名爲民

配戍懐遠鎮

書法秀奢僭有罪矣其以無罪書何廢不以其罪也于是廣素誣秀上信廢之故或亦以無罪

例書之矣

或本無罪特以據案忤素因而搆之非如秀之奢僭故出之也書法謂亦以無罪例書之若謂或不能無罪者非其實矣史謂或多所矯正文帝亦以爲國寶如拒高宏德請戟及奏免贓汚吏二

百餘人皆當時所難

癸亥三年九月置常平官

考異提要官作倉

據隋書及北史本紀皆作官當從綱目書官若果屬常平倉則開皇三年已置見食貨志陜州置常平倉豈至此而後

書邪提要誤

突厥啓民可汗歸國

考異提要無此句

分註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降于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

送啓民置磧口啓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書啓民歸國著突厥之漸盛也提要畧之非是

丙寅 煬帝大業二年楊素卒

書法 楊素何司徒越公也然則曷爲不具官貶也素與聞乎弑故削之自宋至陳不皆卒諸臣所卒無不具官者録賢也至是始復以不書官爲貶矣自是至唐卒不書官者四十二

發明 楊素身爲上公首建奪宗之策寢殿之變素實爲之綱目正其弑逆之罪故于其死也盡削其官以示天誅不赦之意耳然則何以書卒曰削官以著楊素之罪惡書卒以譏隋人之失賊二者固並行而不悖此綱目之意亦春秋之法也

卒當作死○按素始附堅篡周本傳云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

器之繼誘廣弑堅亂臣賊子素兼爲之故當書死以正其罪書法徒以削官爲貶則有罪不如素而不可書官者何以異乎發明又謂譏隋人之失賊夫隋本不以素爲賊何失之有且書死而不曰誅未始非譏失賊之意安在欲譏隋人反以寬素之罪乎故曰卒當作死素罪不容死雖倖保首領以歿卒以元感之亂掘塚焚骸隋既失國楊亦覆宗行險僥倖者究何益哉

壬申八年九月帝還東都慰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

名

分註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諸將皆委罪于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病卒

當作殺慰撫使劉士龍○按鄢陵之戰由子反醉不能見楚師敗績春秋書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字子反魯成公十六年晉厲公及楚共王戰于鄢陵射共王中目明日復戰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余不可以待遂還及瑕殺公子側薩水之敗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雖由士龍不執文德高麗遣文德詐降實覘虛實于仲文先受密旨若高元及

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然命慰撫不受大將節制者君也煬帝既遣諸軍分道擊高麗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軍政不一如此雖執文德能保其不敗乎況諸將攻城將陷徒以奏報後時卒不能克城將陷城中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遂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君實有過士龍當從末減非盡士龍之罪也故當倣春秋例書殺慰撫其以見歸咎臣下之意若直書伏誅是予其攻高麗也與自將書擊以爲師出無名者見七年書法不尤自矛盾

乎且諸將皆委罪于仲文而帝獨斬士龍又豈得為天討之正哉

殺張衡

分註 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書法 張衡何親行弒逆者也曷為不書伏誅所以蔽罪于楊廣也然則不具官何衡嘗除名矣

發明 衡親行弒逆何以不書伏誅曰在他人則可書誅若廣則不可得而誅之也然衡當為逆之時自謂可以固終身之寵而不知反為所殺是亦天假之手以警逆徒耳

當作張衡伏誅○按廣雖不可以誅衡衡之罪實可誅也元顥非君而費穆書誅亦以穆罪可誅也况煬帝乎書法以爲蔽罪于楊廣勲謂衡既書誅廣罪不亦著乎發明既知天假廣手以警逆徒又云廣不得而誅之衡蓋人得而誅者亦自矛盾

甲戌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分註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

者相繼至臨渝宮禡祭斬叛軍者以釁鼓亦不能止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也君肅告衆曰若違詔書必當獲罪諸將懼俱請還護兒乃奉詔八月帝班師

書法　前書擊高麗矣此書伐何竟降賊也弑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既降賊矣故特從恒辭書伐

當作帝復徵天下兵擊高麗三月如涿郡○按分註詔百官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則是出帝獨舉故當書帝前已書徵天下兵集涿郡九年此再徵也故當書復乃若高麗之降特迫于不獲已耳豈委心從賊哉高麗降僅遣使至徵元入朝終不至益見書法之謬且以一高麗當隋全盛之師一舉且難之況五被兵邪七年帝自將擊高麗八年遣諸軍分道擊高麗九年帝復自將擊高麗夏遣諸將擊高麗并是年而五討賊之義雖無分于夷夏然中國臣子非徒忘賊尤爲之盡力如來護兒

者方欲殲高麗而後已是人方被焚而吾責其不救火有是理乎又況徵兵在先安知高麗之必降而先書伐以罪之邪

乙亥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分註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圍而攻之矢及御前帝大懼遣間使求救于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

書法高帝書被圍平城不以足加首也此書始畢圍之何賊虜也突厥圍之不足爲賊諱也然則曷爲以入寇書弑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乃復解圍是縱賊也故從恒辭書寇

當書帝廵北邊突厥始畢可汗謀襲帝圍帝于鴈門九月乃解○按鴈門之入爲始畢謀襲也故當書襲若泛云入寇則帝方北廵何以不擊突厥乃入鴈門而爲所圍邪書法不察徒以縱賊爲辭不知虜雖可誅突厥非爲討賊舉也安得以是責之況本爲襲帝而書入寇尤陽膚之語哉

冬十月帝還東都

考異此上間無異事帝字羨

帝字非羨葢帝方被圍雖云已解未知其存亡若何也故特書帝不得以間無異事比考異說泥

丙子十二年楚帝林士弘太平元年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考異提要命越王侗留守在王愛仁下

分註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

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于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敕移箕山公路二府于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當從綱目○按分註留守之命雖在殺任宗之後而崔王之死則在廣既行之後綱目先留守而後及任

宗等既見廣之去志已決又以譏宗等之徒以諫殺身也如提要以留守置愛仁下則當其發東都時豈可無守乃至汜水而後命耶不特事非其實即君行臣守之義亦參差不合矣

丁丑　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王薛舉秦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世子當作其子是時淵猶書名建成安得稱世子○按建成自李淵

起兵之後初爲隴西公至淵自爲丞相封唐王始以建成爲世子見本年十一月按唐紀建成未爲世子以前止稱隴西公以後始稱世子建成可證安有名位未定而先書者乎但書其子以明建成爲淵子耳綱目世子二字誤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考異按恩澤例曰凡更革皆書註云除秦苛法之類據分註淵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竊考漢王元年書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更始元年書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晉太康元年書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則此的下漏除隋苛禁四字

按除隋苛禁四字雖例所當書然李淵舉事近義而立名非正不得以漢之高光比觀沛公除苛政在子嬰既降之後大司馬除苛政在王莽既誅之後今淵雖克長安然隋主尚存淵且立代王爲帝自爲丞相是淵猶隋之臣子安得以臣而除君政邪故綱目于是歲猶大書煬帝之年至明年始分註隋號而夷隋于列國明年李密等稱魏公而王世充等書隋此淵雖有除苛禁之美義不得大書非綱目漏也考異不必從○按隋煬有

秦政王莽之惡惜李淵世民不知以沛公光武自待耳先儒或謂淵無反身之學分註胡氏曰世民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或謂淵不明大義尹氏發明云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此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勲則以為唐室三百年之天下所以基也蓋其心不能無歉故猶依違于名義之間如立代王之類未嘗顯然自以為必得也若唐者可謂忠厚開國者矣豈與劉裕朱晃之徒無故而萌簒國之念君無大過遂廹戲以奪之者哉或曰然則武數紂惡卜世三十

又何説馬曰武志在安民發于義也淵志在得國動于利也惡可例論哉

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當直書以建成爲世子唐王二字羨○按上書自爲唐王則建成之爲王世子明矣再書唐王近複宜刪

戊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寅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涼王李軌安樂元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并楚士弘魏定揚梁師都秦梁銑凡十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亡

分註恭帝侑三字羡大業十三年已書恭帝侑此便可省

唐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考證　立世子當作更世子皇太子當去皇字○謹按凡例曰立太子非正統則不書因事特書者去皇號是年天下凡十二國唐雖稱帝無統之時也特書以備唐事而已故當去皇號

是時天下雖無統然唐王稱皇帝是年五月其位已定且書立建成爲皇太子非徒備唐事蓋以志亂本也臨湖之變已兆于此武德九年世民射殺建成于臨湖殿考證不必從

己卯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元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

是歲隋梁楚粱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凡九國

恭帝侗三字羨上年歲首分註已書恭帝侗此不應復書據後書鄭主世充夏四月世充稱帝吳主子通八月子通稱吳帝于江都則分註鄭王吳

王並當作主

朱粲降唐以爲楚王

以上漏唐字據後書杜伏威降唐唐以爲和州總管

皆再書唐此不書漏也

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

自當作復○按開道始據漁陽已稱燕王見戊寅唐武德元年書自稱燕王庚辰降唐唐以爲蔚州總管至是復叛此再稱也故當書復分註亦云復稱燕王以著迷而不返之罪綱目仍書自若始稱者非是

壬午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

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

考異寇並當作侵下書突厥寇并州亦同

考證寇皆當作入

書法黑闥前書起兵此其書寇何引突厥來不可以不書寇也至加兵黑闥則復書擊

據圓朗不書叛四年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 黑闥不書討冬十月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則此當從考異作侵書法以爲引突厥來故書寇按凡例云中國無統先發者不曰寇陷是時天下未一統猶未正雖突厥不書寇況黑闥引之乎非是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考異按圓朗唐之叛臣當書討此書撃傳誤

圓朗前不書叛故此不書討非誤也考異不必從

癸未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東亡并梁凡三國二月唐平陽公主薨

考異提要薨作卒按綱目唯太妃書薨貴妃公主皆書卒此當從提要爲正

分註平陽昭公主薨詔加鼓吹班劒武賁甲卒以葬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唐主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書法公主卒未有書者此其書薨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與于起義者也非他公主比矣故書薨

薨當作卒○按公主不卒卒平陽爲其非他公主比

也然則書卒已爲特筆安在書薨然後見乎如書法所云是特筆之中又特筆焉彼齊桓晉文且當書崩春秋何以與鄭衛諸君並稱卒邪

高開道寇唐幽州敗走

考證寇當作入

據開道前書叛唐四年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則此當從綱目作寇考證說泥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分註公祏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

當書唐輔公祏反于丹陽遣趙郡王孝恭討之○按後書孝恭克丹陽明年而此不書地則所克者果何人邪據高開道叛唐不書官開道因李藝降唐唐以為蔚州總管與公祏正同則淮南道行臺僕射可刪既反不必書官以其非唐臣也

綱目續麟卷十三